

(下)集作創方東

種四十七第庫文方東

啼聲

葉紹鈞

睡眠不得寧貼的，再沒過於懷中擁有嬰孩的母親了。獨對冷月的思婦，含淚闔限的繃夫，都要比她睡來寧貼得多。惟有她，髣髴滅沒了自己，竟不當睡眠作一回事。眼睛雖或闔着，有時也發出疲倦的齁聲，然而她的心神是永永清醒的。這清醒的心神，疑一不雜，只守護着熟睡的嬰孩，嬰孩的一伸手，一轉側，沒有不感應似的，立時覺察出來。不但如此，便是嬰孩的一切感覺，沒有什麼動作或其他報告於外的，她也自能覺察，如受了神祕的啓示。當嬰孩沒有放出飢餓的啼聲時，她就給乳；當嬰孩將要張開疲倦的小眼時，她就擁抱得更緊貼一點。這樣，她的睡眠不成其爲睡眠了。

妻趺坐着，抱着新生的女嬰給乳了。黃昏的鎧光透過蚊帳，她們倆就佔據在這

渾熱的昏黃的方的空閒裏。這不知是什麼時候，細碎的錶擺聲不能告訴我們時刻。約略聽得窗外有零零屑屑的雨點聲，但也不一定，細聽去却沒有了。

女嬰吸了一會乳，忽然哭了，雖然有極短的閒歇，聲音却很激越。妻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，隨發柔美的睡夢似的鳴聲。但是沒有效果，女嬰的啼聲依然不止，而且有點沙啞無力了。

我想：今夜妻已坐起了好幾回，她的心神固然永永清醒着，她的身軀總該得一點睡眠；不然，更使心神沒有安適的住宅了。現在女嬰的啼哭不會一時便歇，要她熟眠當然更長久一點，妻的身軀的睡眠不將無望了麼？

我想着，便起來將女嬰接了過來。同時叮囑妻躺下去睡，全沒經心地睡；我自會抱她，鳴她，待她止了哭，熟睡了，更會擁着她。有幾夜我們也曾這麼做，不是第一次了，所以妻就側身躺下，散亂的頭髮蓋着她尚未恢復的蒼白的左頰，入睡了。

到了我的牀上，我靠着枕頭，半躺地坐着。女嬰的啼聲弛緩而輕微了。她的不甚

張開的眼睛，有點不成滴的淚痕，似乎瞪視着我。豐肉的兩頰，梁起的可愛的小嘴唇，雖然二十多天內看得慣了，只覺得滿蘊蓄着新鮮而有希望的意思；便在暈黯的鎧光裏，我的倦眼仍不厭地看着她，我也同妻的樣子輕輕地拍着她的小身軀，還發出粗劣而不中節的倦怠的鳴聲。這樣的不知經了多少時間。她的啼聲不聽見了。

女嬰向我開口了，這是這樣的：她不僅是她，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。我聽了她的說話，同時也聽到人間無量數的子女學童們的說話，我不僅是我也就是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。我在聽着，人間無量數的父母教師們也在聽着，她和我都變化了。一個就是衆多，衆多就是一個。但是我絕不覺得這事有點奇怪，只覺情形本來如此，所以當時並沒有想什麼。

她沒有開口之前，舉起小拳頭向我作打擊的形勢，眼睛張得很大，放射出憤怒的光。語聲從她的小嘴裏發出，很有威嚴的，使我懷然。她說：『你這麼拍我，鳴我在

你以爲是愛我；如其不作深思，我也可以承認你是愛我。但是，你終究是我的唯一的仇敵！

『這多麼足以驚怪，突然指我們是他們的唯一的仇敵！既然愛了，爲什麼又是仇敵呢？』這時候我覺得『我』和『我們』竟是意義相同，可以隨便應用的兩個代名詞了；而『她』和『他們』『你』和『你們』也是一樣。我心裏雖然驚怪，却並不開口質問，爲的什麼，我自己也不明白。

『你們試想，你們所謂愛我們的，有多少意思？不如確切一點說，這是你們自己的遊戲和消遣。先問你們：你們曾爲我們的身體着想而尋求過適宜的保育方法麼？你們曾爲我們的智慧着想，而給與過有味的恩物玩具麼？你們曾爲我們特設過一種好的境界麼？你們曾爲我們講誦過一些好的話語麼？你們曾應着我們所需要而授付過麼？你們曾檢着我們的危害而防遏過麼？總之，你們曾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？』

我只是不開口。她的——也可以說他們的——臉上顯露鄙夷而嘲諷的神情，接着說：『爲什麼不開口？答不出來麼？想起了的確沒有過，不好意思開口麼？』看着你們的羞慚的眼光，知道後一句給我們說中了。真個沒有過，却還自以爲愛我們！這等膚殼的愛值得什麼呢？

『你們只是遊戲和消遣罷了！不管是什麼東西，你們高興的時候，便是黏韌難化，也同玩弄貓狗一般地給我們喫了。我們所需要的養料，或者反不給，因爲你們覺得沒意思。不管是什麼衣物，你們以爲可以裝飾你們的小玩物的，便是笨重累贅，也給我們穿戴了。我們所需的輕暖的服飾，或者反不給，因爲你們不歡喜。你們窮苦的，給喫則有一頓沒一頓；給穿則掩了下身不蓋上體。黑暗的滿積灰塵的屋角裏，我們被掉棄一般在那裏蜷着。臭蟲蚤蟲繁殖着的草鋪上，我們被施捨一般在那裏躺着。這就是你們的保育方法了！』

『你們中間，有些同牛馬一般，肩背上負着不可堪的工作，要我們幫一點忙，便

將笨重可怕的工具，授與我們嫩弱無力的小手，叫我們也照樣地工作起來。有些讀慣了你們的書本，看慣了你們的畫幅，要我們也嘗一點你們的趣味，便將那些書本畫幅授與我們，叫我們也照樣地讀看起來。你們歡喜賭博，當贏了錢非常樂意的時候，就給與一副紙牌，叫我們也這麼玩去。你們歡喜參拜神佛，當參拜罷畢，信心堅絕的時候，就給與一個蒲團，叫我們也多多地拜幾拜，這就是你們所給與的恩物玩具了。

『空曠的原野，你們以爲是野蠻人居處的地方。蔥綠的樹林裏，你們說藏着老虎。小刀小斧小錐小鑿是下流的木匠的傢伙；顏色鉛粉也用不到，又不要當什麼畫小照的窮畫工；你們是常常這麼說的。你們要將你們的小玩物弄成個斯文和高貴的東西，所以把我們藏在方正而簡單的廳堂庭院裏。你們的院子和校庭，乾淨到一無所有。你們的屋室和課堂裏，方方的桌子，方方的椅子，不小心就會撞破了頭，使我們不敢奔跑。你們窮苦的，又何嘗不希望有這等方正簡單的廳堂庭院，

將我們畜養在裏邊；不過是做不到！可是，你們的家又太過隘窄雜亂了，粥鍋，便器，草席，桌，櫈等等東西只將我們擠，將我們擠到了門外。於是我們只有在泥塗的水浸的風揚的沙飛的街上打滾。這就是你們給與我們的境界！

『你們又何嘗同我們談過話！你們堅信小玩物不是你們的談話的伴侶，你們自有你們的高尚而有意義的思想，不是我們所能懂得的。你們勞作的，自己當機器還來不及，自然也不同我們談話。只是當你們快活的時候，「小寶貝，「小心肝，」地叫一陣；不爽快的時候，「可厭的東西！我要打了！快給我滾開！」地罵一回。這使我們不能想一個清楚的念頭，說一句完全的話；因為這些都要談話做一個鎖鑰的，而你們對我們僅有的談話，只有歡叫和怒罵！』

『感謝你們；特標出極重大的題目，像煞有介事地教育我們了。你們保存着古昔傳下的記憶，相信這完全是好的，因為合着你們的脾胃；就將全部分授付與我們，還希望我們也照樣地授付下去。我們曾否向你們需要這個，曾否感激你們的』

授付，你們却全不問詢。你們自有你們的模型，我們是爛泥，要製造供玩耍的泥人兒，只將爛泥往模型裏撒就是了。你們是這樣地教育！

『你們自身患了不可拔的惡病，却不經意地把我們生了下來，於是我們被冤屈着，也患着惡病了。外間疫病流行的時候，你們却如無其事，帶着我們向病菌飛舞的場中亂走，於是我們被傳染着，性命危險了。我們的學齡到屆了，你們却隨隨便便，送進不論怎樣的一個學校。我們的惡習萌芽了，你們却從旁讚揚，說你們的小玩物乖覺。你們是怎樣地不當心！』

『總之，你們起勁起來，便想起我們，照着自己的意思，取出來作弄一番，正像貓兒弄垂死的老鼠當遊戲，老太太用骨牌打五關做消遣。你們若是不起勁，沒工夫，就同沒有我們一樣，我們被擱在一旁，不能在你們的心意中佔到百分之一的地位。』

『你們究會真個爲我們盡過一點心麼？一點，只要有一點，我們就承認你們有』

真愛我們的根苗了。但是，這一點在那裏！

她的——他們的——面容轉而爲慘厲，聲音帶着悽楚了。我只是醉迷迷地聽，不想開口。

『我們是要不停地進行，向將來走去的。這將來雖然尙在前方，但我們可以豫測。那邊全是慘酷的遭遇了。我們固然要奮發自己的能力，和那些慘酷的遭遇鬭爭。不過我們已經做了你們的玩物，你們的消遣品；我們已經被損害了。鬭爭的效果怎樣，正難說定呢！』

『你們聽着：我們的身體將脆弱而多病！我們的情感將淡漠而無所屬！我們的思想將拘繫而不得自由！我們將無所有，無所能！我們將微小如沙粒，卑弱如蚯蚓！這都是你們的賞賜！你們究曾愛我們麼？』

『我們不會請求你們做父母做教師呵！你們既然不自謙地做了，愛我們就是你們的責任。你們却不能愛！不能愛也罷了，退一步說，總當不給我們損害。你們偏』

又隨時隨處給我們損害！你們不是我們的仇敵麼？

『我們不願有虛幻的奢侈的希望——希求你們的愛，只欲拒絕你們的將我們作遊戲和消遣，就是你們自以為愛我們的。至於我們，也決不能愛你們，因為我們沒有受到你們一點的好處，你們是我們的不與幫助而反加損害的唯一的仇敵！』她說着，哀哀憤憤地哭了，我聽見他們哀哀憤憤地哭了。

妻的不眠的心神感應着女嬰的哭聲，半身爬起來，揭開了蚊帳喊我。我於是醒了，聽得疏的雨點敲白鐵水落的寂寞的聲響。女嬰在我的臂彎裏，愁苦的臉啼着，小臂膊用力地舞動，手握着小拳頭。

妻迷蜜地溫語道，『我的心肝，到你媽媽的懷裏來罷！』

我起身抱女嬰給她，心中迷惘地想，『不要媽媽爸爸，且求免得做她的仇敵罷！』

一九二二，五，二三。

地動

葉紹鈞

『再講一個罷，爹爹。』

明兒憑着父親的膝，兩臂略略推動，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。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，却有淺淺的渦兒，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；覆額而翦齊的髮，又含有可愛的潛力，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。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以把三根輻來比喻，那末他就是中心的軸了。

『再講什麼呢？』

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，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；他的面龐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。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，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 세계要湧現呢。他說：

『就講地動罷。』

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。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，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，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，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。最先是母親覺察，怎麼身子有點搖動，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，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……的聲響，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。她才想到這是地震，悄悄而顫抖地說，

『地動了！』

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；明兒的睛珠突出而不轉，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。室內全然靜默，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；又覺身體動盪，彷彿在單櫓急搖的船裏。

『我們跑下樓去罷，走到場上去罷，危險呀！』

父親輕輕地說，但是他坐着不動。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，似乎要說話的樣

子，上下唇動了幾回，可是沒有說出來。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，地動才停止了。

『什麼呀？』

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靜。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。恐怕他再要動，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。不過也沒有法子；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，以為決不會再動了。祖母就講她早年來的經歷，那一年地動，引起了一「長毛」，那一年地動，入秋大雨四十天，田中顆粒無收。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，靜靜的聽着，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；並且學得了「地動」這個名詞，體會了什麼是「地動」了。

『我就講地動。』

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，柔滑而肥美的小手。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，放出希望的光，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，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。父親開始講了：

『那一天地動，動得很厲害，比昨天還厲害。一處地方有個塔，是很高的，幾乎聳

入雲中……』

『比我們這裏的方塔，誰高？』

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。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，他只是看不見；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里慢慢地走。他因此認識了方塔。

『高得多呢，四個方塔這樣高，四個地面動個不了，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。後來他實在站不住了，一倒倒下來，斷做六段。他就此壞了。來了一個匠人，看見他斷了很可惜。願意修好他。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，塗在每一段的斷處；一段段黏合起來。他做了半天的工，這個塔復原了，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。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，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地方了。』

祖母同母親都笑了。明兒聽得出了神，身體一動也不動；至此方嚥着上下脣，咀嚼好喫的東西的樣子，問道，

『還有麼？』

『完了，沒有了，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。』

『那末再換一個講罷，爹爹。』

明兒說着，將上體豎起；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，拉着父親的衣襟，表示懇求的意思，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，

『再講一個罷，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。』

這是他們的慣例，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，只就明兒能够了解或曾經經歷的。明兒從去年秋間，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，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，到今已是一年了。

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，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，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；他走到母親前，背心貼住她的雙膝，緊密而微搖，彷彿給她的一種報酬。

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。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。

『那一天也是地動，也比昨天還厲害。桌子上的花瓶，水盂，牆腳邊的痰盂，樹上

的鳥卵，寶寶的皮球，統在地面滾個不停，好像活起來了。有一個孩子，他本來站在場上。地動了，他似乎腳下一滑，就跌倒了。不好了！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，只是一仰一俯地滾。滾過了崑山，滾過了上海，再滾過去是海面了。海面又平又滑，他滾得格外快，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……』

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，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。他冷然說，

『怎樣呢？』

『他滾過了海面，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。好了，有一垛高牆在那裏！他給牆腳擋住，才停了，不滾了……』

明兒的頭點了幾點；小嘴裏呼了一口深長的氣，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，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。『他躺在牆下，也不起來，像睡在床上一樣。那邊有碧綠的樹，樹下種些青菜，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。一個人來了，來了。走得近時，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